

■ 會員園地

青春少年兄

增田診所 曾仁宏醫師

Cinemax在九月重播不少懷念老片，像坦克大決戰、六壯士等，其中的「天倫夢覺East of Eden」、「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」這二部影片更是詹姆·狄恩（James Byron Dean）的代表作，他可說是50年代美國青年狂野叛逆的象徵，可惜1955年9月30日於加州Cholame市因車禍喪生，享年24歲。Cinemas還特別選在9月30日這一天下午5點至半夜12點連續播放他的影片，以示對他的推崇，雖然短短一生只演過三部電影（另一部為與洛赫遜、伊麗莎白泰勒二位巨星合作的“巨人Giant”），但卻被美國電影學會選為百年來最偉大男演員第18名。詹姆·狄恩銀幕上看似性格的憂鬱眼神，其實是重度近視的關係，台下不為人知的狄恩是戴著眼鏡的。有句話「人不輕狂枉少年」詹姆·狄恩應是最好的寫照，也不禁讓我想起大學時代有過的荒唐事，於今思來不覺莞爾。

大一時校方規定新生一律住校，同學綽號黃鳥與我剛好上下舖，所以互動較為match，七年同窗雖只有短短

一年同室，但種種荒誕不經的趣事，可都與他脫不了關係，他的“出頭（花樣）”很多，讓剛由青澀高中步入大學的我，深為託異，不按牌理出牌讓你不得不服了他。

“黃鳥”這個綽號，是室友們對他的消遣，而他也的確姓黃，至於鳥不鳥就看個人的解讀。一如夜行動物的他，經常是熄燈臨睡還不見人影，隔天一早大家匆匆趕上課，他卻四平八穩還是睡他的覺，一副虛累累的樣子，初期還以為他晚上在兼特種差哩。雖然長的並不怎麼樣，憨厚的外表看似木納，就是這樣讓女孩子容易卸下心防，厚重眼鏡後的他構不上帥，但老天還算關愛他，給了他一張伶牙利嘴。可想而知，能言善蓋下，多少清純少女，就是喜歡吃這一套，直叫人恨之牙癢癢。不可思議的是有此想法的不只我一人，眾室友看法也一致，認定在他偽裝外表下，看不到之處，天賦異秉必有不可告人之長，故以“黃鳥”稱之。雖然語帶揶揄、曖昧但不傷人，所以他也不以為忤，甚至還陶醉其中呢！

當年唯二的消遣，除了偷偷摸摸的舞會外，就是校內週末大禮堂的电影，剛開始對不用錢的校內電影，感覺很新鮮，總會呼朋喚友一起去看，但蜜月期一過新鮮不再，自然就見異思遷而不足為奇了。依稀記得那是一個酷熱的仲夏夜，熱浪催殘的頭昏腦脹，絕非念書的好日子，呆在寢室無異引火自焚，眾人決定外出尋求解脫，本來說好看二部聯映的電影，但半路上黃鳥的一席話，使原本的計劃變了樣，他語帶慫恿提議來趟驚悚的視覺震撼——去看小電影。此話一出，八目面面相視齊聲說好，於是黃鳥帶路，一路上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，像小偷一般躲躲閃閃，來到了隱匿在巷弄內的民宅，室內空間不大，但卻早已人頭攢動，人多悶熱不說，但識途老馬與深好此道的卻也不以為意。多年後，早已不復記得片中劇情（應說是“動作”較貼切），然當時大夥聚精會神的專注，看的目瞪口呆，嘴巴也顧不得講話的場景，卻是印象深刻，相較於同樣昏暗的講堂，Slide一放，就睡的東倒西歪，實在差有夠多。

「既然喜歡喝牛奶，就自己來養頭牛」是黃鳥異於常人的思考邏輯。當年尚無Beta或VHS錄影帶，更不用說色情網站。大二時他與四五同好集資，在租屋處自己放起小電影，一則不必躲躲藏藏，二年想repeat愛怎麼看就可以怎樣看。任何歪理經他口中說出，換個角度看似乎也沒錯，有一陣

子還一週放二、三次，使得早上的課只有班上的乖乖女在撐場，令班代表不得不出聲說“嘛，咋差不多咧”。最後不曉得那個大嘴巴漏了口風，有好長一陣子班上的女生看我們都面帶鄙視的眼神，不用說這股小電影的熱潮，後來就跟蛋塔一樣，無疾而終了。

而說到當年的舞會，就想起牛肉麵的趣事，有一次去北方麵館要吃牛肉麵，勾菜單時看到牛肉二個字就打了“√”下去，不料陰錯陽差下卻勾在牛肉湯麵上。可想而知麵一來邊吃邊撈，就是沒半塊牛肉，心有未甘，向老板抗議他忘了放牛肉給我，老板拿出我劃的單子，果不其然一字之差，“肉，肉湯”之別大矣！而戒嚴時期的學生舞會就像沒有牛肉的牛肉湯麵：燭火搖曳的燈光與氣若遊絲的音樂，乍聽之下好像很浪漫，不知情的人還會誤以為在辦追悼晚會呢！所以由簡約的舞會，可看出當年學生可塑性之高，麵粉袋也可拿來當內褲穿一樣。因此窮則變變則通，大四時黃鳥就在大度山上辦過一次轟轟烈烈的舞會，還真的名符其實“吵”死人的舞會，但把場地選在山上又鄰近公墓旁，也未免太超過了。

以朋友的角度來檢視，黃鳥其實人還算不錯，不要心機，只是喜歡玩。大概台中一中時書念太多，所以進了大學後就如同鋼管女郎上了舞台，盡退羅衫。也因為這樣樂了我們，因不少科目能低空掠過，不能不

說是託他的福，因墊底總有他。但夜路走多總會踢到鐵板，大三那年病理學教授好像吃錯藥抓狂般，全班刷掉近一半，我與黃鳥二人不幸雀屏中選。只好利用暑假到校暑修，說到暑修，上課是輕鬆無壓力，但下了課心情卻是苦悶的，一想到別人在家納涼放暑假，我們這群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卻被禁錮在空蕩的校園內“修行”，就愈想愈鬱卒。所以當黃鳥提議暑修結束後，去爬雪山避暑，我就毫不遲疑應聲說好。那次我們由武陵農場前的高麗菜田循路而上，走的既累又喘，邊走邊罵吃飽撐著沒事上山來自虐，但隨著登高山勢往上，美麗的景色愈發令人動容，最後花了二天一夜來到雪山，當時第一眼看到這麼壯觀的冰河圈谷，為之震撼有如相親時目睹對象驚為天人般地說不出話。而因緣際會的雪山行，更開啓了我對爬山的熱愛，隨著後來大霸尖山、奇萊連峰的造訪，更讓我見識到台灣高山之美，也體驗到費力攀爬雖累也是值得的。

就在即將告別大五北上見習時，黃鳥又有了新花招，玩起“丟鑰匙”的遊戲——乃邀集6、7位有摩托車的同學，把個別的鑰匙集中在一起，然後逐一請女生挑選一把，拿鑰匙配車對人送作堆，再集體出遊去。說好聽是另類紅娘，不好聽的話就是牽豬哥。因是隨機，環肥燕瘦全憑造化，運氣好的載到看上眼的就滿面春風，但好像也沒聽說過有因玩“丟鑰

匙”，玩出火花結為連理過。倒是這短命的遊戲，因有人風度不佳，對小姐不理不睬，搞的最後不歡而散，這是始料所未及的，現在想來格外覺得無聊又汗顏。

畢業後黃鳥一秉初衷，選擇了他畢生的最愛——婦產科，真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，就像他一向所說的「有吃又有捉尚好」。他一向有女人緣，太太也為他生下3千金，說他整天在女人堆中打滾也不為過，利害的是他迄今沒有傳出任何緋聞。

黃鳥年前來過一趟高雄，二人在飯店前泳池畔喝著啤酒話當年，互糗年青時種種趣事，真有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之嘆。他的妙語如珠仍不改當年，聽的人笑到岔了氣，他也面不改色。我還虧他應改行去當藝人，收入也比醫師好。當時他回我一句“阿公爽”，原以為他早已淡泊名利，置金錢於度外，現在看病只求kimochi“爽”就好。不料隨後他又緩緩補上一句：猜一種漂亮的開花植物。我還真的服了他，原本想問他當年突發奇想相招看小電影，究竟是臨時起意或預謀在先，以一解我多年的疑惑，由此看來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的了。

而“阿公爽”謎語的解答，就在他的笑而不答與我的百思不解後，也隨著他回台北後而淡忘掉了。若有解謎高手，不妨告之，也好一償宿願。